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補原

(清)王澐 撰 秦躍宇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補原

(清)王澐 撰 秦躍宇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補原 / (清) 王澍撰 ; 秦躍宇
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7. 10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主編)
ISBN 978-7-5506-2679-9

I. ①虛… II. ①王… ②秦… III. ①碑帖—題跋—
中國—清代 IV. ①J29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5804號

書名	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補原
著者	(清)王澍 撰 秦躍宇 點校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經濟開發區朝霞路180號,郵編:226300
開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張	6
字數	125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679-9
定價	39.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3-80237871)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

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

《子海精華編》

工作委員會

主任：樊麗明 孫守剛

副主任：李建軍 胡金焱 張建康 周 斌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飛 王君松 王學典 方 輝 巴金文 邢占軍

杜 福 李平生 李劍峰 余江濤 孫鳳收 陳宏偉

劉丕平 劉洪渭

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

總編纂：鄭傑文(首席專家) 王培源

副總編纂：王承略 劉心明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瑋 王 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 梅 李士彪

李玉清 何 永 宋開玉 苗 菁 林日波 郝潤華

姜 濤 姜小青 馬慶洲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 兵 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蘭 翠 竇秀豔

審稿專家：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

唐子恒 徐有富 晁岳佩

執行主編：王承略 聶濟冬

執行編纂(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成厚 王 娜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宋恩來

苗 露 柏 雲 柳湘瑜 張雨霏 賈 兵 蘇運蕾

編 務: 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沈 虎

本書審稿專家: 唐子恒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並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審。

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整理說明

王澐(1668—1743)，字若林，又作若霖、箬林、翦林，號虛舟，又號竹雲、弱翁、隨園子、二泉寓客、恭壽先生、恭壽老人、良常山人、水晶道人、第八洞天人等，江蘇金壇人。《清史稿·列傳二百九十二·藝術二》有王澐傳，其一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王澐康熙五十一年(1712)中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充任《三朝國史》、《治河方略》和《御纂春秋》三館編修官。康熙五十七年(1718)，改教習庶吉士。康熙六十年(1721)，考選戶科給事中，奉命稽查錢局，因書法造詣深厚而特命充《五經》篆文官總裁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遷戶科掌印給事中。雍正元年(1723)，任都察院六科胥，因抗疏力爭觸怒皇帝而轉為吏部員外郎。雍正四年(1726)，王澐借乞假葬親告歸，遂絕仕宦。乾隆元年(1736)，復有起用，但以疾不行。乾隆八年(1743)卒，享年七十六歲。

王澐在書學領域，是身兼創作實踐與理論評述的大家，同時其書論思想以及對歷代書家和作品的考證評述也表明其不愧為一代學者，這些成就，都存諸於其豐厚著述之中。王澐的經學著述着重研治程朱性理之學，有《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集程朱格物法》一卷、《集朱子讀書

法》一卷、《禹貢譜》二卷、《白鹿洞規條目》二十卷、《大學本文》一卷、《中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其他書學著述大約分作書論、法帖考證和題跋三類：書論類有《論書剩語》一卷和《翰墨指南》二卷，法帖考證類有《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十卷和《古今法帖考》一卷，題跋類即是《竹雲題跋》四卷、《虛舟題跋》十卷和《虛舟題跋補原》三卷。

王澐的書法造詣在其生活的時代即已名播四海，遠近士大夫之家不惜重資爭相購藏，馮浩《虛舟題跋序》總結說：“國朝書家後先炳蔚，王翁林先生名最盛。先生篆法直追唐漢，深自矜貴，世人得而藏弄者，真、行居多。”相對於書法作品海內聲名遠播，王澐作為“積學工文”的學者，其書法理論的學術價值被重視則稍微滯後一些，“竹雲歿數十年，人稍稍知愛其手迹並其題跋，而裒集之者不一家”（《楊竹坡續刊〈竹雲題跋〉序》），實際上直至王澐逝世三十餘年之後，《虛舟題跋》方才輯刻續完。王澐書論的表現形式基本呈現為“題跋”，不過，其題跋創作與一般收藏品鑒者迥異。截至雍正四年（1726）告歸居鄉，王澐仍繼續專注於金石碑刻的搜訪探求，而其興趣不止於收藏把玩，研究不止於真贋時代，其辨析評述、深入考證書家作品而知人論世，真知灼見蘊含的學術價值獲得了後世學者的共同認可。作為王澐精研金石碑刻理論成就的代表，《虛舟題跋》與《虛舟題跋補原》全面反映了他的書學思想主張，始自上古周秦《比干墓殘字》和《商比干墓銅盤銘》，迄於明清當代名家名作，縱意考核論述，構成了嚴整細密的書學理論體系。

《虛舟題跋》十卷及其《補原》三卷，共收錄有王澐評述題跋 188 篇，雖然篇幅長短不一，考評或有詳略，然遍及古今尤

其是魏晉唐宋重要名家名作，論述囊括碑帖真贋、版本源流、創作原委、前人訛誤、史家辯誣和書品優劣等諸多方面，大多數立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曾與王澐“同館相善”且過從甚密的錢陳群回憶交往所見，稱王澐著述乃是“鈎稽真贋，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楊竹坡續刊〈竹雲題跋〉序》）。簡而言之，《虛舟題跋》作為王澐書學思想的集成之作，有着兩個方面的意義，即揭示書法潮流帖學向碑學轉變的時代意義和啓發乾嘉樸學重視考據、治學嚴謹的個體意義。所以，書法史評論者指出：“王澐已領悟到北碑具有適中帶逸的特徵，高出方整平直的唐楷一籌，開後來重南北碑刻一派之先河。”^①

要釐清《虛舟題跋》的成書與刊刻流傳，需要首先區別《虛舟題跋》與《竹雲題跋》的關係。目前所見《虛舟題跋》及其《補原》的最早版本是楊建刊刻的“易鶴軒本”，“易鶴軒本”王澐題跋按照刻板先後順序包括《竹雲題跋》四卷、《虛舟題跋》十卷和《虛舟題跋補原》三卷，乃是共同構成王澐題跋類著述的完本。《竹雲題跋》四卷共有題跋 125 篇，《虛舟題跋》十卷有 168 篇，《虛舟題跋補原》三卷有題跋 20 篇，其中兩種題跋所論碑帖為同一種者有 23 篇。《虛舟題跋》目錄“卷之一”下有小注“原卷第四”，接着說明了勘定規則是“見《竹雲》本者不錄，《虛舟》本復有跋者仍錄”。陳焯作《虛舟題跋》跋語更加清楚地聲明其所做工作，是“取《竹雲》本所未有者補書此編，以資參考”。所謂“竹雲”和“虛舟”，乃是王澐根據自己人生不同時期情趣愛好所取的不同雅號，我們可以據此考

^① 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2 頁。

辨出其題跋成書的先後時間。

《竹雲題跋》與《虛舟題跋》均是先有手抄本傳世，其後皆由陳焯積極搜訪流布各處的抄本進而與他人合作核校勘定卷目，具體付梓時間跨越了八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竹雲題跋》刊本行世略早一些。陳焯先是從友人吳南村處借得《竹雲題跋》抄而復錄，之後存於沈芥舟處又被錢人龍重視而付梓，才有最早的刻本“畫雲閣本”。這個過程原委，錢人龍在《竹雲題跋》跋語中有詳述：“吾邑沈君芥舟兼長八法、六法，而憔悴專一於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方竹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跋》……予於是囑芥舟釐爲四卷，手書以付梓。其原文出自傳寫，間有疑處，無從校讎，則芥舟與友吳君晚青細按文義，正其訛謬，予乃任剞劂以廣其傳。”就在他們致力整理刊刻《竹雲題跋》的同時，陳焯又有新的發現，即輾轉獲得從王澍之子稻孫手校本抄錄之《虛舟題跋》殘本十卷。“畫雲閣本”《竹雲題跋》書前沈德潛的序言作於乾隆丁亥年（1767），書後錢人龍與陳焯的跋語作於乾隆戊子年（1768），即至晚乾隆三十三年（1768）《竹雲題跋》初刻之“畫雲閣本”已經完成。在沈德潛爲《竹雲題跋》作序的同一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春天時，陳焯在福建漳州通過李松廬訪獲《虛舟題跋》十卷，年末“冬中”之時已經收到沈芥舟寄來的刻印完整的《竹雲題跋》。陳焯《竹雲題跋》跋語記載：“丁亥春，余重至漳州，遇松江李君松廬，示《虛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稻孫手校本錄得，而失去一卷至三卷，此三卷中大抵多言篆隸者。余方作書向芥舟索取舊藏，互相校讎，補其未備。冬中，芥舟忽從海上以是刻見寄。”綜合而言，《竹雲題跋》應該是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底前

校勘分卷印刻完工，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正式行世而廣為學人所識。

陳焯雖然只獲得《虛舟題跋》十卷殘本，但仍視之為異珍，立即着手與先前已有之《竹雲題跋》的對勘工作。陳焯卓有成效的工作體現於《虛舟題跋》正文之後所加辨析性的按語，此外對兩本題跋中重複出現者只以存目形式標明而不再復述，“雖非先生定本，而其言辨博，甚可觀采，塵事紛擾，不能別為錄之，因取《竹雲》本所未有者補書此編，以資參考”（《虛舟題跋》跋）。《虛舟題跋》十卷經過陳焯的整理校勘，繼而交由沈芥舟手書，由聞川楊建付梓，此版稱作“易鶴軒本”。該本“目次”左上署“王翁林先生著”，其下有“吳興陳焯映之、秀州楊建立三校訂”字樣，實際上楊建應該只是出資付梓。朱辰應《虛舟題跋補原叙》記述最為詳確：“先是，太史有《竹雲題跋》四卷，吾友吳興沈君芥舟手書，錢司馬壽泉梓之。其後，陳君映之復得《虛舟題跋》十卷，而缺其前三卷。聞川楊君竹坡復乞芥舟手書，合錢本共鏤板傳世。”由之可明曉“易鶴軒本”刊刻形式，是將錢人龍乾隆三十二年（1767）已經完刊的“畫雲閣本”《竹雲題跋》四卷與陳焯校勘評析的成果《虛舟題跋》十卷合並出版，如此呈現的十四卷本王澍題跋類著述乃是一本書。考察刊刻形式內中詳情，亦可觀其他序跋得以印證，馮浩《虛舟題跋序》云：“先生《竹雲題跋》已有刊本，楊君笠函復得《虛舟題跋》十卷，較《竹雲》本稍多，論說間有小異，為校刊而並行之。”楊建《虛舟題跋》跋語自述：“予既讀錢壽泉明府所輯王翁林先生《竹雲題跋》，適芥舟翁携其友映之陳君所寄《虛舟題跋》十卷，云得自江南之幕游閩中者。假而卒業，知《竹雲》本原從此中分出，雖佚首三卷，亦可稱是書

合璧，乃即乞芥舟翁書之，以付剞劂。”又楊建《虛舟題跋補原》跋語追述：“庚寅年，余既得《虛舟題跋》十卷，已沈芥舟手書而梓之，合《竹雲》本以行。”楊建先是讀到沈芥舟書寫刊行的《竹雲題跋》，後在沈芥舟處見到陳焯剛校訂完成的《虛舟題跋》十卷的手稿，視二書薈萃若珠聯璧合，遂祈請沈芥舟繼續手書一遍，自己付梓並行以成合璧之功。按照楊建跋語所署日期“乾隆庚寅秋九月”，則十四卷“易鶴軒本”王澐題跋刻印行世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季。需要注意的是，陳焯校訂《虛舟題跋》十卷抄本的工作，其實早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於漳州訪得該書之後不久就已經完成了，陳焯《虛舟題跋》跋語末尾精確署有“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晦日，漳治就竹陰下書”。另外，陳焯在對《虛舟題跋》與《竹雲題跋》“讀而勘之”之後，判斷《竹雲題跋》乃是對前者刪削後出轉精之作，同時再為《竹雲題跋》作跋語，所署日期“時乾隆戊子秋七月”，戊子年即乾隆三十三年，“秋七月”幾近“八月晦日”，共同印證前文判斷不虛。

陳焯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從王澐之子稻孫處錄得十卷《虛舟題跋》之後，一直對殘缺的三卷念念不忘，多次表示“他日倘遇前三卷，當續梓之，以成完本也”（《虛舟題跋》跋）。乾隆三十九年（1774），即《虛舟題跋》十卷本刻印四年之後，陳焯終得了卻心願，找到《虛舟題跋補原》三卷。朱辰應《虛舟題跋補原叙》記載：“又四年，映之更訪得前三卷於吳門嗜學之士，會芥舟來聞川，竹坡仍乞書之而補梓于後。於是太史之題跋得裒然成完書，而諸君子之有力于太史，亦不可謂非相感之深也。”至於或有言訪得前三卷時間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說“功夫不負有心人，四年之後（1771年），陳焯又

訪得《虛舟題跋》十三卷本所闕失的前三卷”^①，此乃未能銜接上下文意引起的誤解，忽略了朱辰應云“又四年”是接續“合錢本共鏤板傳世”而言。此外，例如馮浩的《虛舟題跋序》作于“乾隆辛卯九月十有八日”，這年便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序言中僅言“復得《虛舟題跋》十卷”，隻字未提新獲《補原》三卷的發現情況，實可質疑。其實，楊建《虛舟題跋補原》跋語說明十分清楚，陳焯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天尋獲前三卷，隨後就仍由楊建請沈芥舟手書抄完便付梓，最終刻印完成時間大約就是朱辰應作《叙》的當年“乾隆三十九年冬十月”。楊建《虛舟題跋補原》跋稱：“甲午（乾隆三十九年）夏，陳君無軒歸自楚中，復於吳門友人處得《虛舟》遺稿，而前三卷宛然在焉。無軒因郵致余，余喜不自勝，乃復沈芥舟書之以付剞劂，而虛舟先生題跋於是始獲大全矣。”從夏到冬，《虛舟題跋補原》三卷從發現到刊印十分迅速，諸人費心盡力搜訪校訂至此算是已竟全功。以上王澐題跋著述版本源流基本可以通過相關序跋分辨來龍去脈，正如溫純重刻該本所言“至于獲書之由，補原之故，具有諸先生之原序在”（《虛舟題跋補原》跋）。

《虛舟題跋》及其《補原》繼楊建所刻“易鶴軒本”之後，還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溫純復刻的“墨妙樓本”，文字內容完全同于“易鶴軒本”，收在《續修四庫全書》。然後，清末光緒十年（1884）山陰宋澤元輯刻《懺花盒叢書》，重刻王澐題跋而形成“《懺花盒》本”《虛舟題跋》及其《補原》，收在《叢書集成續編》。這兩個版本的具體刊刻情況如下。

^① 吳勝《王澐書論》，江蘇美術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 頁。

溫純是沈芥舟的學生，感於《竹雲》、《虛舟》兩題跋刊行均出自其師手書，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尋覓書板意欲重印，卻聞知散佚不存而深為嘆惜。於是，如其《虛舟題跋補原》跋語所言“爰重付梓人，以公同志”，復刻工作大致完成於溫純跋語所記“乾隆戊申冬日”，即同年從秋到冬形成了“墨妙樓本”《竹雲題跋》和《虛舟題跋》及其《補原》。按照吳舒帷《重刻〈竹雲〉〈虛舟〉兩題跋序》所云溫純“深懼太史之迹不彰，又負芥舟先生手錄之苦心也，戊申冬，出其家藏本重刻之”，其所復刻的“家藏本”即“易鶴軒本”，故完全遵照沈芥舟手抄原本原樣，其中《竹雲題跋》則可溯源至錢人龍付梓的“畫雲閣本”。“墨妙樓本”基本繼承了“易鶴軒本”原刻的序跋，《虛舟題跋》前分別有錢陳群和馮浩的兩篇序言，《虛舟題跋補原》前有朱辰應所作的序，所不同者在於溫純刪除了“易鶴軒本”《虛舟題跋》陳焯跋、楊建跋，又刪去了《虛舟題跋補原》的楊建再跋，而添加了溫純自己敘述刻書緣由的跋語。

山陰宋澤元“《懺花盒》本”《竹雲題跋序》記述：“數十年來，海內風傳，幾於家有一編矣。咸、同中，寇氛遍宇內，版片久付劫灰，遺簡就湮，坊間竟漸無知者。光緒甲申初夏，予從友人假得一冊，手錄成帙，頗快心目。特以世鮮善本，因亟付手民，用公同好，長晝多暇，徜徉于桃笙蒲蕙之次，躬自讎校，以為遣暑日課，計四閱月而剞劂告成。”“光緒甲申”是光緒十年（1884），宋澤元自述“《懺花盒》本”底本乃是“從友人假得一冊”，又在序言中回顧了“苕溪錢壽泉先得《竹雲題跋》四卷，陳映之續得《虛舟題跋》後十卷，而前三卷如，經楊竹坡合錢本並梓之”，則可判定所謂“一冊”當是“易鶴軒”本合並刻印的《竹雲題跋》和《虛舟題跋》及其《補原》。不過，由其中保